

我所知道的镜子

马蒋荣

说起镜子，我心目中最有趣的当数上海大世界进门处的那十几面哈哈镜了。小时候，凡有客人到上海我家做“戏客”，老爸老妈第一个选项就是陪着他们上大世界，我呢，就趁机借光了。第一面大镜子照出的自己是个正常人，接下去面对的镜子就开始把握不住自己了，一路照，一路会哈哈大笑，因为里面的“我”和边上“揩油”的人，要么长得像根丝瓜、要么胖得如同冬瓜，还有的让人变得上身粗大肥胖、下身细长苗条……放置哈哈镜的进门大厅总是人山人海，许多人照了一遍又一遍，不肯离去，因为这哈哈镜给人带来欢乐的同时，也让人忘却了忧愁和烦恼。

最讨厌的镜子是老妈指给我看的，那是过去住老房子时对面邻居放在窗台上一面正对着我家窗户的小方镜。老妈脾气直爽，看见那户邻居几天都没有拿走那面镜子，于是就直接找上门去。好在对方也是讲道理的人家，经提醒马上就拿掉了。不像有的地方为了这面所谓的“照妖镜”，你照着我家一面镜子，我就用两面反照回去；再就是比大小，你大我更大，最后闹成邻里纠纷。因此一面镜子也能折射出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否知性、和谐、互谅。

镜子最多的地方，小时候以为是理发店。因为理发店里面每个转椅前面的墙上都有一面半人高的长方形镜子，理发师傅工作台上还有一面小方镜，那是用来给已经理好发的顾客验看他（她）后脑勺发型的。后来才知道理发店和学舞蹈的练功房比起来，那简直是关公面前舞大刀了。因为练功房的墙壁四周都镶嵌着大块的落地镜子，不说铺天盖地，也应该是密不透风了。那是为了随时随地让舞者看到自己的舞姿是不是规范、优美！

镜子最少的地方是笔者最近才发现的。俗话说：人吃五谷，孰能无病？最近因小恙住了几天医院，盥洗后想照镜子关照一下自己头上的“纪根发”同志，谁知不仅自己和周边的病房都没有镜子可照，而且门诊急大厅的公共卫生间也都没有。开始有点奇怪，后来一想，这不是医院人性化的非常举措吗？病人嘛，不像舞蹈练功房里的舞者，脸色气色身材总不会太好。因此，要照镜子还是在家里照吧。

最大和最小的镜子都是与高科技有关的特殊镜子！

最大的镜子是位于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这面镜子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也是世界第一大单口径的天文望远镜，是国之重器。据说那里已经开发了名为“天眼”的旅游景区，我一定会去看看这面“大镜子”壮观的外形。最小的镜子可能要算医生检查胃、肠、气管等人体器官用的胃镜、肠镜、气管镜了，那些随着细细的软管一起进入人体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看不见也看不懂的小镜子，但却是医生诊治患者疾病的“宝镜”。而口腔科医生用的直径仅1.5厘米左右的小镜子，可能就是我们平常人能看到的最小的镜子了。

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则是古人借助有形的镜子来讲述治国安邦修身养性的名言，他让镜子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大大的升华，成为一千多年来关于镜子最著名的至理名言。

当今社会的快递员，以他们骑的助动车快得多的速度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而快递这个行当，也可算得起当行的朝阳产业了。一开始，我对快递员十分讨厌，因为他们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这得从我儿子迷上网购说起。

我家是三世同堂，父亲、我和妻子、儿子。父亲当时已经年近百岁，除了两小时的钟点工来帮父亲做点家务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我儿子那段时间近乎疯狂地迷上了网购，主要是购买光盘、电影、音乐、书籍、软件，几乎什么都要，所以我家常常是门铃之声不绝于耳，有时一天十多次的快递，真是门庭若市。而开门接物者，舍我父亲其谁？

这对于我父亲这般年龄的人来说，实在是不胜其扰的“重活”。有时刚想午睡，门铃响起，只好起来，弄得睡意全

无；有时刚上厕所，门铃又响起，只得拎起裤子去开门，我想他的便秘大概也是这么造成的。然而祖父总是溺爱孙子的，我向儿子提意见，甚至严厉批评，都被父亲有招拆招了。但父亲的正常生活的确受到了严重干扰，有次我听到父亲悄悄地在请求儿子：“能不能叫快递午睡时不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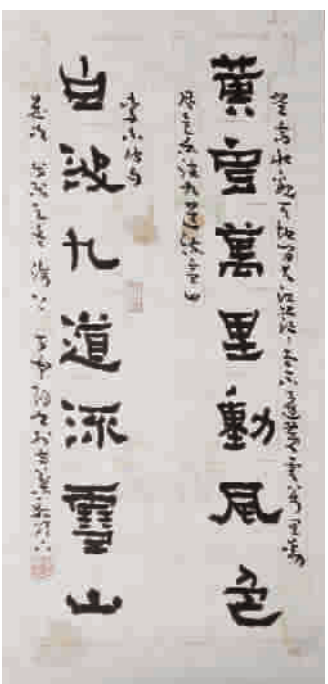
年轻人也确实不大懂事，可气的是，儿子不仅自己网购，还瞎起劲地代朋友同事网购，以致家里快递的频率又高出不少。我质问儿子为什么不把快递寄到单位？他的理由是单位人杂，自己寄光盘的邮包又小且多，容易丢失。

随着我家快递成灾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对快递这个行当也

方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国内熟悉他的人恐怕不多，国际上，尤其是美国，他被誉为亚洲艺术史界的领航者。他的一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艺术在西方的能见度，195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艺术考古博士研究培养项目，成就了西方中国艺术史学中的“普林斯顿学派”，他的离世（10月3日）标志着

一个时代的结束。国内外重要艺术和博物馆论坛上的繁忙身影，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启动“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书目多达十几种，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我与先生本不熟悉，所涉学术门类亦无直接关联，1989年之前甚至没听到过他的名字。这一年，上海博物馆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良渚文化文物展，我作为学者，才与身兼该馆亚洲部主任的先生有一点交集，不过，我更多的是与具体的工作人员打交道。他，中等身材，精神矍铄，鼻梁上架一副满是圈圈的近视眼镜；走路敏捷，话不多，



书法 丁申阳

没有表情，看一下展品就走人。有一个异样强烈的感觉，他人一到，那些平时像模像样的高鼻子洋专家们立即一片寂然，不轻易走动，他不发声，就没

人吭一句，弄得我有些不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我揣测，这也许跟大都会亚洲部里的学者不少是他的学生有关，跟他本人是个学风严谨、严肃的学者有关，跟他繁忙的教学工作有关，跟他满脑子的学术课题有关。有学生回忆，一次当地罕见暴雪，公共交通大都停运，大家都以为不用上课了，想不到方教授居然自己开着车，把学生一个个从住处接去上课，上完课又一个个送回去。这份传道授业的热忱足以让人感动，也是完整诠释先生人品的生动一例。

几天后，陈列工作告一段落，接馆方通知，方教授要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待我们，我有些忐忑、激动。一方面，囿于方教授那莫名的第一印象，另一方面，普林斯顿大学是世界名校，校园内有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早期工作室，不远处还有240年前，乔治·华盛顿取得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古战场。

约定时间，我们来到了学校的接待室，先生面露微笑，热情地把我们引入座，没几天时间，前后判若两人，让我一时回不过神来。原来，他是1930年出生的“老上海”。异国他乡，老乡见老乡，虽然还不至于两眼泪汪汪，但先生的话明显增多，一口老派沪语，还时不时地提醒我讲上海话。特别关切我们的生活起居是否习惯，更多关切的是国内最新的学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越来越讨厌了。某天中午我在家休息，突然门铃声响起，而且是不间断地连续响，一听见知按铃者的性子有多急，我知道只有快递员才会这样按铃，心里也来了气，候着他进来，便没好气地责备他为什么按铃按得这么急？想不到那个年轻人一脸凶相地大声说道“谁叫你们开得这么慢！”我正要发作，转而一想，他居无定所的，于是硬把这口气咽回肚里。现在想想，父亲一个人在家，不断地开门接快递，确实不胜其扰。

“痼疾”难愈，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年，直到父亲102岁患了一场严重肺炎，虽然奇迹般地康复了，但从此我家请来了全天候的保姆，这个问题方始连带着得到了解决。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手机上安装了淘宝软件，浏览一遍，



友人赠我陈巨来丈的信札复印件四十余页，读了一遍，大感惊奇。这些信都是在四十余年前写给杨谐和先生的。

杨先生是我的熟人。那时都在上海，他住在复兴西路，距寒舍十来分钟，因此往来较多。从信札里读出，他结识巨来宗丈，还是我介绍的呢。

杨先生是唱歌剧的，美声派的歌唱演员。他有一位至亲是要人的女婿，因此很多想脱离苦厄的老先生常会求他帮忙。巨来宗丈的信札里颇多此类的要求。

杨先生年齿长于我。可能因为职业的缘故，虽然喜欢求人书画，于古文学比较疏远。信札中有一封巨来宗丈非议一名弟子的，说的应该是心里话，但是又不想让别的人知道，因此在信后写了“阅后丙之”。杨先生大概不明白，所以没有焚去。

那时候，我也还年轻不懂事。记得有一次接到巨丈来信，提到某某“乔梓”，我以为是为人名，事后面询巨丈，才知闹了大笑话。原来是指“父子”。

不要说年轻时代，至今头发白了，还有许许多多未知的领域。学到老，学不了。杨先生后来移居香港，住在鲗鱼涌。我去香港时我们还见过面。他用普通话说话，我住在“吃鱼松”。那也是二

动态。我是搞考古的，他的研究集中在书画，但他就盯着我的研究，刨根问底，就连我在《考古》上刚刚发表的《良渚玉戚研究》论文都已了然于胸，对我依靠田野发掘的第一手资料，率先将冒、镞、戚三位一体复原成功豪华型良渚玉戚，并对其

权杖功能的推论表示赞赏。要知道，我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看看先生的那些课题成果，同样是书画研究，另有一功。先生的大作《夏山图——永恒的山水》，分析了8世纪至18世纪中国山水画视觉语言与构图的发展变化，在标定描述了范宽《溪山行旅》等一些重要经典作品发展出的“形式序列”、“直接传承经典画作风格的作品”上面的线、面、画面之后，通过对中国山水画史视觉转换机制之结构分析，出人意料地将中国山水画中“空间”问题

觉得里面的确是个“宝库”，试着网购了一次，买了一个额头测量的体温计，价格便宜，质量又好。于是一发不可收，和儿子一样染上了瘾。不过我买的不是光盘，而是我最喜欢的电子产品。本来我是虬江路电子市场的常客，时不时会去逛，把那里当作“老娘家”。现在去得少多了，因为网购确实方便。要网购便离不开快递，所以我对快递的态度也很自然地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讨厌到期待。

每当在网上购了物，就进入了等待期，打开淘宝看进程：从待发货到发货，从始发地到进上海，看到提示“离你家越来越近了”，内心就会充满期待，期待着快递员的到来，我开始喜欢起这样的感觉。

快递已渗透到许多人的生活中，明日请看《想说爱你不容易》。

十年前的旧事了。先入为主，有时是坏习惯。每每看到和尚二字，便马上会涌现精瘦瘦的弘一法师形象。即便是后来被尊为大师了，也不见负手挺肚、昂首白眼的模样。怪只怪现在食品太丰富了。电视剧里的老小瘪三，个个油头肥脸。挑演员，要找一个像我那样一脸病容，瘦骨嶙峋的家伙，真的不容易。

师哥张翔宇，瘦巴巴，真是一对宝货。前几年，他还住在上海寒舍附近的华山路。他有散步癖，晚饭刚放下筷子，便强我一起散步。一般走到淮海路复兴路口为止，站在人行道上小憩。他抽根烟，我则不老实地四处张望。那里有一家饭店，落地大玻璃，一览无余。看看饕餮英雄，顿起敬仰之意。他们当然也看得到我们。我猜想，他们一定有幸福之感——两个瘦而贫的家伙，只剩了眼福，口水大概都要滴下来了。

我是清贫书生，张师哥骑鹤上扬州，腰缠十万贯。可是刚放下饭碗，实在是没有胃口。

当然，也有嘴馋的时候。一次散步到余庆路，一家面馆门口价目表大大的，有阳春面。啊哟，不知是几个世纪以前吃过的了。我们上前商量，可否两个人买一碗一分而为二。结果如愿以偿。回想起来，也真够丢人的。

视为一个佳列，作为诠释工具，使不同的艺术史拥有共享的视野。先生这种独树一帜的研究，充分显示了由先生开创的“普林斯顿学派”的无穷魅力。类似的佳作不胜枚举。我深深地为先生学术意识的博大精深和敏睿的创新精神感到震惊，显然，先生是一位聪明的学者，一位触角旁通、融会贯通的智者，一位站在历史时空艺术世界高处的思想者。午饭时间到了，方教授带我们到餐厅，特意为我们挑选了可口的中餐。不轻啊！

人与人萍水相逢，在异国他乡相知相交弥足珍贵，他就是这次瑞士深度游的导游兼地陪小樊。在被阿尔卑斯山脉环抱的瑞士旅行，风光无限吸引人不错，碰到一位好导游也很重要，他能解决你无法处理的问题。

在琉森，趁我们在游湖间隙，小樊一个人去落实晚上入住酒店事项，在等待晚餐之时，他说：“晚上入住湖畔酒店，有个问题，有三间房在五楼，就是浴室在顶层斜坡处，淋浴可能人站不直。”话音刚落，团友们纷纷举手，争要五楼客房，我却看到了他被感动的面容。

都说好风景永远在路上，我想人与人相互帮助有时会比风景更美。抵达达沃斯已是午后三时，在房间顾不上休息，随即来到湖边漫步，位于瑞士东部格里松斯地区，靠近奥地利边境，由于历年举行达沃斯论坛而闻名。晚上我到小樊房里闲聊，看见电视滚动播放客人名字却是我老婆的汉语拼音字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间房应是我住的，阳台后面是山坡和植被，几乎看不到风景。而我现在住的房间，面对魔山傍依湖滨。他却轻描淡写，分房是随机的，景色好的房间当然让给我的客人住。于是，我又成了直接受惠人。那一夜的达沃斯风景好，人更好！

与客人之间，了解每个人经历不同，首先是尊重。这点小樊的尺度把握是到位的，在前往伯尔尼途中，他讲了一段难忘的经历。汶川大地震时，他正好带一个印度尼西亚旅游团在四川游览，在映秀镇被困七夜八天，那时三十出头年纪的他，恐惧绝望并冲脑间，还是想怎样把印尼客人送出去，待安排客人撤离后，他才由成都军区陆航队运送，回到成都家中。进门后看见母亲望眼欲穿的神情，还没有开口，母亲便给了他重重一巴掌，眼泪唰唰落下。几行千里母担忧，没有责怪母亲，而是无言下跪……大巴中响起了经久掌声，人在旅途，何惧艰难。干导游这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分别的时间总是来得很快，想到在寒风凛冽的少女峰上朗朗笑语，听到了在去苏黎世机场车上掌声，很想与小樊在成都街头走一走，如约在玉林路尽头小酒馆再相聚，那感觉肯定比瑞士更好。



夜光杯

可他意犹未尽，一边吃，一边继续询问他突然想到的某些学术动态、学术细节，同时仍然不断提醒我，讲上海话。看来方教授老上海的乡愁情结还是

口碑

苏剑秋